

談山雨 著

# 小草和大樹

詩文故事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小草和大樹：詩文故事 / 談山雨著。-- 初版。  
-- 臺北市：漢藝色研發行；[臺北縣]中和市  
：三友總經銷，民80  
面；公分。-- (詩文之美；94)  
ISBN 957-622-070-X(平裝)

855

79001537

**小草和大樹**——詩文之美(94)

作 者：談山雨  
發行人：程顯灝  
總 監：林蔚穎  
總 策 劃：顏崑陽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 審：張榮森

發 行 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 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 話：(02)705-5302・703-1828  
傳 真：(02)702-4333

印 刷：躍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80年1月出版

劃撥帳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

總 經 銷：三友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號5樓  
服務電話：(02)2405600・2405707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 價：新台幣 120 元

ISBN 957-622-070-X

詩文故事

小草和大樹

淡山雨 著

## 序言

柄單葉薄無多用

但惠他人一點風

我在寫這本小集子中的故事之時，曾用這兩句「題芭蕉扇」自況自嘲，現在就用它來表明我寫這些東西的心跡。

我是教《文選和寫作》課的，平時有空又喜歡舞弄點文墨，自然比較留心文學世界的事情。在詩壇文苑新潮汹涌、新派勃興的時候，常有些愛好文學的學生和青年朋友懷著困惑和迷惘的心情跑來找我探討一些無法理解的口號和無法讀懂的文章。他們把我當作「高明」的老師，希望從我這兒得到滿意的答案。他們那般強烈的求知欲和虔誠的信賴情使我惶愧不安。老實說，他們不理解的東西我更不理解。因為我是教師，總想把不懂的東西弄懂來，好去「教人」。其時，正好有位做編輯的朋友剛編發一篇新潮明星的作品，當然又是我看不懂的，便特地向他請教。他的回答很坦率也很憤慨：「鬼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而今此類大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我如果不偶一捧之，趕趕浪頭，那就成了『十足的僵腦殼、低能兒』。我何苦充傻大頭，白挨罵！』這真叫我啼笑皆非。

漸漸地，我有了些明確的想法：

文學的改革、開放、創新，無疑是值得鼓掌謳歌的好事情。但是，「過猶不及」，「真理過頭一步即成謬誤」，先聖的遺教還是應該記住的。學習、引進西方而至於盲目崇拜，把人家已經拋棄了的東西也要奉過來神乎其神地瞎吹一通；開拓、創新而至於一概抹煞文學固有的規律和傳統，「創」出無主題無人物無情節無標點之類「三無四無」的奇文；強調表現自我而至於遠離生活土壤，蔑視芸芸衆生，高踞於象牙塔上自我膨脹，大寫那些據說是給未來人看的天書……這一切，無論如何總可以說是闖蕩文學天地的勇士們過於高視闊步，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吧！

儘管我相信文學的長河誰也截不斷，文學女神與芸芸衆生之間的天賦情緣誰也斬不斷，然而受著良心和積習的驅遣，我還是忍不住寫了一篇題爲《在開放的文藝窗口沈思》的雜感，想給狂虛的浪頭潑一點降溫劑，無奈被視爲「悖時之論」，而被拒之千里。於是我憤而思易轍，退而求其次，來個「迂迴進軍，旁敲側擊」，那就是從我所敬仰的古今中外

詩傑文豪的軼聞佳話中挑選一些我覺得可以形象地宣揚我之文學觀的材料，編寫成一則則故事，尋找機會發表出去，聊以盡「拾遺補闕」之責。

道出了這本小集子的成因之後，不禁要套用前人的兩句詩來做我這段心曲的尾聲：

我把丹心託明月

姮娥未必照溝渠

我是想借此補充說，這裡集結的三十四則故事中約二分之一已在報刊上陸續發表過了，現在又幸承漢藝色研編輯部厚愛，慨然將它們結集為一本書出版，俾讓更多愛好文學者來清覽雅閱，使我的心血沒有白費。

是爲序。

淡  
山  
雨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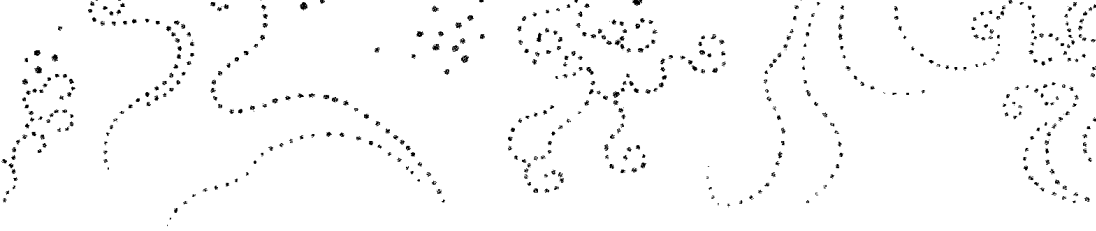
## 目 錄

老舍教青年學語言	1
嚴師出高徒	4
寧靜致遠	8
大才子困於小樵夫	2
白居易妙筆傳國色	6
巧構《說鼠》文	3
王維學超前輩	5
窮秀才「衡題論字」服狀元	9
杜牧和裁縫	3
歐陽修吃「少見」的苦酒	7



賀蘭山和岳飛的「創作權」	51
王安石的感慨	54
李賀騎驢尋詩	58
《聊齋》的故事是這樣得來的	61
蘇洵發憤大器晚成	65
神童的悲劇	68
蘇東坡的「笨功」	73
「雞肘博士」	77
師心、師人、師造化	81
鄭板橋憎惡套話、鬼話	85
祖咏不為功名「硬做」	89
假風雅鬧出真笑話	93
真切為文·自有公論	98
在偶然的背後	103

火爐裡搶救出來的天才	1
08	8
小草和大樹	1
11	11
在苦鬥中找準航標	1
16	16
不怕先生怕後生	1
21	21
「一字千金」佳話多	1
25	25
朱洪武考出子孫才氣	1
30	30
謝道韞詠雪奪魁	1
34	34
埃克曼聽了歌德的忠告	1
37	37
染紫則紫·染黃則黃	1
41	41
郭沫若重用標點	1
46	46



## 老舍教青年學語言

北京某工廠有一位愛好文學的青年S，讀老舍的作品入了迷，特別迷上了老舍那生動幽默、豐富多采而又京味十足的語言。他由入迷而嚮往，進而萌發勃勃雄心：學老舍，做新中國第二代語言大師！但當他把雄心化為行動的時候，筆尖卻很不聽話，心裡想的東西寫到紙上全變了樣，半點「老舍味」也沒有。他被懊惱、苦悶、焦急的情緒折磨著，就冒冒失失敲開老舍的門求教。

老舍雖然名氣很大，卻並沒有什麼大名人的架子和脾氣，對S熱情接待，有問必答。他告訴S：學語言的路子要正、要寬。可以向自己愛好的作家作品學，但決不能只向書本學，更不能只向某一個作家的書本裡學；應該多留心向人民群眾學、向生活學，群眾和生括才是蘊藏語言精華的大海。老舍還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啓迪S：「我的語言，主要也不是向哪位作家學的，而是向老百姓、向生活學的。」

S受到最崇拜的名家直接指點，如坐春風、如沐化雨，恍然大悟，信心陡增。他覺得

自己就是群眾中的一員，向群眾學習語言，該是最方便、最順手了。他特備一個厚厚的本子，題名「大海采珠集」，隨身帶著。上班、下班、開會、參觀、逛商店玩公園、看戲看電影，隨時隨地都豎著耳朵，捕捉「群眾語言」。凡屬他覺得新鮮活潑生動有趣的話，不論是粗是細是俗是雅，統統記進「采珠集」，並且「現燒熱賣」，邊采集邊運用。不料如此勤學苦練了半年，「采珠集」裡收滿了五顏六色的珍珠，借以「串織」起來的文章也有十來篇，但效果卻並不見佳。寄出的稿子全都打了退票，從編輯部的退稿信看，問題竟多半出在語言上，而且主要毛病還是「缺乏生活氣息」。冤枉！這語言都是從生活中來的呀！難道編輯都瞎了眼？都看不起無名小輩？S實在想不通，便帶著一篇自認為學用群眾語言最好的近作，再次登門拜訪老舍，訴說苦衷。


老舍一看那題目叫《嘎崩妞兒》，心裡就不覺「嘎崩」一下。再看那文章寫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豆腐皮兒似的小翠姑娘，幹起爺兒們也慌頭的事務長來，咳，嘎崩叫！……」接下去盡是群眾口語集錦。他放下稿子，沈思一會，說：「你很用功，可惜方法不對頭，你是把海水當鹽用了。向群眾、向生活學習語言，是要留心學習群眾如何在生活中創造語言的功夫，再根據自己對生活的感受，提煉、創造出反映生活的語言，做

語言的主人；而不是簡單地照抄群衆的口語，做語言小販。」說著，他在S的稿子背面隨手寫出杜甫的一首小詩：「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問S：「讀過嗎？能說出它的語言妙處嗎？」

S會背誦這首詩，也有點體會，但說不清楚，乾脆搖搖頭。

老舍用手指輕輕叩擊著小詩：「你看，這裡面沒有任何土語與當時流行的俏皮話，而全是到今天還人人能懂的普通話，可是多麼幽默，多麼生動，多麼簡練！只這麼四句，便活靈活現地刻劃出一位詩仙來了。這就叫創造，這就叫做語言的主人，前提是杜甫對李白真切的觀察、理解、把握。」停了停，他又舉例說：「王維有這麼兩句話：『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沒有一個奇字巧語，可仔細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漠的景致真實地概括地寫出來了。沙漠上的空氣乾燥，氣壓低，所以煙一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煙。大海上，落日顯得特別大，特別圓。作者用極簡單的現成語言，把沙漠全景都表現出來了。沒有看過大沙漠，沒有觀察力的人，是寫不出來的。語言就是這樣提煉的。」

送別S時，老舍諄諄叮囑：「千句歸一，照抄別人的語言是笨事。我們不要拼湊語言，而要從生活中提煉語言。」



S 這回真的恍然大悟了。他從此改搜集、抄錄語言爲寫觀察日記，努力熔鑄準確反映生活的語言，因而進步很快，幾年後就成了小有名氣的工人作家。

## 嚴師出高徒

莫泊桑中學畢業後只在大學法律系讀了半年就應召入伍，參加普法戰爭。戰爭結束，他到了巴黎，先後在海軍部和教育部當職員。他平時愛讀文學作品，又有許多不平常的經歷、感受，便在公餘時間，悄悄搞起文學創作。但手中的筆不聽使喚，一些想起來非常動人的故事，寫到紙上卻完全變了樣，枯燥空泛，毫無文學氣。於是他暫時放下筆，託朋友說情，投拜他最佩服的大作家福樓拜為師。

一八七三年春天的一個午後，二十三歲的莫泊桑恭恭敬敬走進福樓拜的客廳。

福樓拜用銳利的眼光把這個風度翩翩的後生打量了好一會，突然問道：「你為什麼想學寫作？」

莫泊桑略一思索，說：「我感到這個世界太不公平，我有許多話悶在心裡很想說出來……當然，我也很喜歡文學，很想當個作家。」

「唔？」福樓拜似乎陷入沈思：「作家脚下的路可是既不平坦，又沒有盡頭啊。」



「老師！」莫泊桑站起來再一次向福樓拜深深鞠個躬：「在這條路上能走多遠，我不敢狂言；但是我敢發誓：不管前面是荊棘、是沙漠、是冰川、是危崖，我將一直走下去，決不回頭！」

福樓拜顯然滿意莫泊桑的回答，愉快地收下了這個徒弟。

學習開始後，福樓拜雙管齊下：一面注重讀書積累，一面注重觀察生活。

讀書單以文學名著為主，兼及政治、經濟、歷史、軍事、哲學、美學、生物學、解剖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各類著作，洋洋近萬冊，足以開個圖書館。他要求莫泊桑一本一本讀，讀完一本交一份讀書筆記。

考慮到莫泊桑昔日淺嘗輒止、率意下筆的弱點，福樓拜對「觀察生活」的要求更嚴，釘得更實、更緊。在這方面，有許多佳話軼事流傳於文壇，最感人的要數傳授和教會「用眼睛」了。

福樓拜教莫泊桑要像達·文西「畫蛋」那樣苦練最基礎的功夫。他常常指著一條斜逸的樹枝、一朵初放的鮮花、一隻嬉耍的小貓，讓莫泊桑用一個詞一句話準確地描繪出它的姿態，並一再告誡說：「我們不論描寫什麼事物，要表現它，唯有一個名詞；要賦予它動